

易卜生選集

建築師



永祥印書館行

易卜生選集

5

建 築 師

沈子復譯

永祥印書館行

易卜生選集

5

建築師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再版

每冊定價金圓六角

原作者：易卜生

譯者：沈子復

發行人：陳安鎮

印刷者：上海陝西南路二三八號
永祥印書館第一廠

電話：七二七九八

發行者：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永祥印書館

電話：九二二一三

建築師三幕劇

——獻給世基

人物

哈佛特·沙爾奈斯 建築師

愛琳·沙爾奈斯 他的妻子

漢台爾醫生

納脫·勃路維克 以前是個建築師，現在是沙爾奈斯那裏的雇員。

萊格那·勃路維克 他的兒子，繪圖員。

凱雅·福絲莉 他的姪女，記帳員。

希爾達·溫蓋爾小姐

幾位女客人

一羣街上的民衆

戲發生在沙爾奈斯的家裏及它的附近。

第一幕

景

在哈佛特·沙爾奈斯家裏的一間佈置得簡單的工作室內。左側有幾扇摺門直通客廳。右側一門通這屋子的內室。後開一門，通繪圖間。左邊前面，一隻桌子，上面滿放着書本、紙張和寫字用的東西。摺門稍往後，有一火爐。右面角落裏，有沙發，一桌子，和一兩隻椅子。桌上放着一水瓶和玻璃杯。右側前面，有一小檯，和一隻搖椅，一隻扶手椅。繪圖間的桌子上，另一角落裏的桌子上，檯子上，都點着有罩的燈火。

納脫·勃路維克和他的兒子萊格那坐在繪圖間裏，正計劃着圖樣。凱雅·福絲莉在外室桌子旁寫帳。納脫·勃路維克是個髮鬚都花白了的瘦瘠的老頭。他穿着一件雖破舊而仍整潔的黑外套，帶着眼鏡，結着一條幾乎是褪了色的白領帶。萊格那·勃路維克穿着得很整齊，一個三十開外頭髮稀少的男人，背微有些僵僵。凱雅·福絲莉是個瘦小的姑娘，穿着得很整齊，看上去樣子很優美，年才二十開外。她眼睛上帶着付緣罩子。——他們三個人沉默地做了好半天工作。

勃路維克（彷彿痛苦地自桌旁突然站起；沉重而費力地喘息着，當他走到門口的時候。）不，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啦！

凱雅（向他走上前）伯伯，今兒晚上您是不是覺得很不舒服嗎？

勃路維克 哦，我好像一天不如一天啦。

萊格那（站起，走前。）爸爸，您得回家啦。想法子去睡一會兒——

勃路維克（不耐煩地）是不是叫我睡覺？你是要叫我活活地悶死嗎？

凱雅 那末去散一會兒步吧。

萊格那 不錯，我要跟你一塊兒去。

勃路維克（激動）在他沒來以前我就不走！今兒晚上我決定把這件事情跟——（帶着一種抑

制着痛苦的聲調）——跟他——跟那個領班的說明白。

凱雅（着急地）哦，伯伯——等一些時候再這末做吧。

萊格那 不錯，爸爸，等一等的好！

勃路維克（費力地呼吸着）唉——唉！我沒有許多時候可以等啦！

凱雅（諦聽）噓！他來啦！

【他們三人又回去做他們的工作。沉默半晌。】

【哈佛特·沙爾奈斯自客廳的那扇門裏上。他年紀也不輕了，但身體強健而活潑，短而捲曲的頭髮，黑鬚，和黑而濃的眉毛。他穿着一件高領寬襟有鈕扣的灰綠色的短外套。頭上帶了一頂淺灰色的氈帽，臂下夾着一兩個輕紙夾。】

沙爾奈斯（近門旁，手指着繪圖間，低聲地問着）他們走了嗎？

凱雅（低聲地搖搖頭）沒有。

【她把眼上的罩子拿下，沙爾奈斯走過去把他的帽子丟在一張椅子上，把紙夾放在近沙發旁的桌子上，又走近書桌前。凱雅依然不停地寫着，但看上去像是心神不安的樣子。】

沙爾奈斯（高聲）福絲莉小姐，你記些什麼呀？

凱雅（一怔）哦，這不過是一些——

沙爾奈斯 福絲莉小姐，讓我看一看。（俯身，假裝在看帳，低聲地說）凱雅！

凱雅（溫柔地，仍舊寫着）嗯。

沙爾奈斯 爲什麼當我進來的時候你總是把眼罩子拿下來？

凱雅（依然如此）我帶上了罩子是怪難看的。

沙爾奈斯（笑着）凱雅，那末你不喜歡難看？

凱雅（略向上瞥了他一眼）無論怎麼樣我不願意。不願意在你眼前難看。

沙爾奈斯（溫柔地撫弄着她的頭髮）可憐，可憐的小凱雅——

凱雅（低着頭）噓——他們聽得見的。

【沙爾奈斯走到屋子右邊，轉身在繪圖間門口站住。】

沙爾奈斯 有什麼人到這兒來找過我嗎？

萊格那 有的，是那一對想在斐佛斯屈蘭特造一所別墅的年輕夫婦倆兒。

沙爾奈斯（忿然）哦，那兩個人！他們應該等些時候。我對於那些圖樣還不怎麼樣仔細呢。

萊格那（走前，帶有些猶豫的神氣。）他們很着急，馬上就要呢。

沙爾奈斯（還是氣憤地）不錯，自然囉——他們總都是一樣。

勃路維克（抬起頭）他們說，他們很久想得到一所自個兒的房子。

沙爾奈斯（不錯，不錯——那一些我們全知道！所以隨便給他們什麼他們都會滿足的。他們是要一個——一個遮住他們頭顱的屋頂——一個通訊處——可是不能算是一個家。不，謝謝吧。在那

樣情形下，讓他們去請教旁的人。下一次他們來的時候，就這樣跟他們說。

勃路維克（驚奇地瞧着他，把他的眼鏡推到額上。）找旁的人？你是預備放棄這件交易嗎？

沙爾奈斯（不耐煩地）是的，是的，鬼才幹那事！要是這末樣的話——於其是粗製濫造，還不

如像現在那樣。（激怒）再說，對於那些人我還不怎麼了解呢。

勃路維克（人倒是很靠得住的。萊格那認識他們。他是他們的朋友。是完全靠得住的。）

沙爾奈斯（哦，靠得住——完全靠得住！我所說的並不是那一些。哦——你還不了解我嗎？（憤恨地）

對於那些陌生人我什麼也不願意做。他們愛找誰就去找誰，跟我是沒相干的。

勃路維克（站起）你說這話當真的嗎？

沙爾奈斯（慍悻地）是的，當真。——至少這一次是當真的。（他走向前。）

「勃路維克向萊格那使了個眼色，而萊格那向他做出一種警告的神氣。勃路維克於是走到前邊屋子裏來。」

勃路維克 容許我跟你說幾句話嗎？

沙爾奈斯 當然呢。

勃路維克 （向凱雅）凱雅，到裏邊兒去一會兒。

凱雅 （不安地）哦，可是，伯伯——

勃路維克 孩子，聽我的話。進去，把門帶上了。

【凱雅非本願地進繪圖間，慌張而切求地瞧了沙爾奈斯一眼，於是把門關上了。】

勃路維克 （壓低了點兒他的嗓子）我不願意那些可憐的孩子知道我病到何種地步。

沙爾奈斯 不錯，你近來的精神很不好。

勃路維克 我馬上全要完啦。我的精力一天不如一天啦。

沙爾奈斯 你不坐嗎？

勃路維克 多謝——我能坐嗎？

沙爾奈斯 （把那扶手椅移近一些）這兒——坐在這椅子上——現在怎麼啦？

勃路維克 （很困難地坐了下去）嗯，你明白，這是關於萊格那的事情。他將來會變成什麼樣？這是

我頂擔心的一件事。

沙爾奈斯 自然，祇要你兒子願意的話。他可以永遠跟我在一塊兒。

勃路維克 可是就爲的是他不願意呀。他覺得他不能再在這兒獸下去啦。

沙爾奈斯 爲什麼，我可以說他在這兒也不壞呀。不過假如他嫌錢太少的話，我也並不在乎——

勃路維克 不，並不是爲了那一個。（不耐煩地）可是遲早他也總得有一個機會爲自個兒做些事情。

沙爾奈斯 （沒有瞧着他）你以爲萊格那有能力一個人獨立嗎？

勃路維克 沒有，那正是最可痛心的地方——我近來慢慢地對那孩子起了懷疑。因爲你就從來沒有跟他說過像——像一句鼓勵的話。可是我總覺得他還有些才能——他決不會沒有才能的。

沙爾奈斯 嗯，不過他沒學會什麼東西——我說是沒有學精明。當然，畫圖那是例外。

勃路維克 （懷恨地瞧着他，粗澀地說）當你在我手下做事的時候，你也沒學到什麼東西。可是這沒有阻礙你的做事——（困難地呼吸着）——你一步步的高陞，搶了我的一路順風的事業

——我的，還有許多旁人的。

沙爾奈斯 不錯，你明白——環境幫着我。

勃路維克 你這話不錯。什麼事都幫着你。可是你怎麼能忍心讓我這樣死了——沒有看見萊格那

事業成功呢？自然，在我未死以前，我還急於要看到他們結婚。

沙爾奈斯（辛酸地）是她希望結婚嗎？

勃路維克 凱雅沒有比萊格那想得那末厲害。（乞求地）你應該——你現在應該幫助他弄些自

立的行業！我得看見一點那孩子做的事情。你可聽見嗎？

沙爾奈斯（乖戾地）該死，先生，你可不能要我替他到天上去找買賣呀！

勃路維克 眼前他就有一個大買賣的機會。一樁很大的工程。

沙爾奈斯（不耐煩地，吃了驚。）他真有

勃路維克 要是你能答應的話。

沙爾奈斯 你說的是怎麼樣的工程？

勃路維克（帶有些猶豫不決地）他能夠得到造斐佛斯屈佛特那邊別墅的工程。

沙爾奈斯 那個怎麼？我自個兒要造呢。

勃路維克 哦，你做不做這件事沒有什麼關係。

沙爾奈斯（突怒）沒有關係！我誰敢說那種話？

勃路維克 你剛才自個兒說過的。

沙爾奈斯 哦，別管我所說的。——他們願意把那所別墅給萊格那造嗎？

勃路維克 願意的。你明白，他認識那家人。於是——正是可笑——他已經把圖樣估價等等都辦妥

了——

沙爾奈斯 他們對那圖樣喜歡嗎？那將要住到那屋子裏的人？

勃路維克 喜歡。祇要你看過一遍，校正一遍。

沙爾奈斯 那末他們要萊格那替他們造房子啦？

勃路維克 他們對他的設計馬上就喜歡啦。他們說，他們以為這是別出心裁的。

沙爾奈斯 呵！別出心裁！不是我所習慣用着的那些老樣子！

勃路維克 他們覺得不同些。

沙爾奈斯 （忍着怒）所以他們到這兒來是看萊格那的——當我出去的時候！

勃路維克 他們是來看你的——同時來問問你有沒有意思退歇——

沙爾奈斯 （憤怒地）退歇？我？

勃路維克 假如你以為萊格那的圖樣——

沙爾奈斯 我爲了你的兒子而退歇！

勃路維克 他們的意思是退了那個合同。

沙爾奈斯 哦，這還不是一樣。（忿恨地笑着）就是這樣，是嗎？哈佛特·沙爾奈斯現在可以退歇啦！

爲年輕的讓個地位也許是，爲了那頂年輕的他應該有地位！地位！地位！

勃路維克 怎麼，天哪！這自然不會單是一個人的地位——

沙爾奈斯 哦，這兒也沒有什麼多餘的地位可以分配啦！可是，無論如何——我決不會退歇！我決不會把地位讓給任何人！決不會出於我的本意。無論怎麼樣我也決不會做那件事！

勃路維克 （費勁地站了起來）那末我祇能一點兒也沒把握的死啦？一點兒快活也沒有？對萊格

那連什麼信仰也沒有？也沒有看見過他所做的一點兒工作？這真能那末樣嗎？

沙爾奈斯 （轉身喃喃地）哼——現在別再問我這些話吧。

勃路維克 對於這一個問題我得要你回答，我是不是就要像這樣貧苦而死嗎？

沙爾奈斯 （彷彿是在跟自己交戰着；最後他用一種低而堅決的聲調說）你得盡你的力量好好地死去。

勃路維克 那末就這樣吧。（他向屋子裏面走去。）

沙爾奈斯 （隨着他，幾乎是不顧死活地）你還不明白我不能作主嗎？我就是這樣，我沒辦法改變自個兒的本質！

勃路維克 不，不，我想你不能。（眩暈地，身靠在沙發桌子上。）容許我喝一杯水嗎？
沙爾奈斯 當然哪。（倒滿了一杯遞給他。）

勃路維克 多謝。（喝了，把杯子又放下。）

【沙爾奈斯開了繪圖間的門。】

沙爾奈斯 萊格那——你得把你父親送回家去。

【萊格那急站起。他和凱雅走進工作室。】

萊格那 爸爸，什麼事？

勃路維克 扶着我，我們走吧。

萊格那 很好。凱雅，你也不如把衣服穿上吧。

沙爾奈斯 福絲莉小姐得趺着——祇要一會兒。我要寫一封信。

勃路維克 （瞧着沙爾奈斯）再見。祝你安睡——要是可能的話。

沙爾奈斯 再見。

【勃路維克和萊格那自客廳門裏下，凱雅走到書桌旁。沙爾奈斯低着頭站在右側扶手椅旁。】

凱雅 （懷疑地）真有信嗎？——

沙爾奈斯 （簡勁地）沒有，自然沒有。（恆定地瞧着她）凱雅。

凱雅 （慌張，低聲）噯！

沙爾奈斯 （迫切地手指着地板上的一部）走到這兒來！快！

凱雅（猶豫地）是。

沙爾奈斯（依然如此）走近一點兒！

凱雅（服從）你要我幹什麼？

沙爾奈斯（瞧了她一會兒）是不是所有這些事情我都得感謝你嗎？

凱雅 不，別這末想！

沙爾奈斯 可是現在老實告訴我——你是要結婚啦？

凱雅（溫和地）萊格那跟我也已經訂婚有四五年啦，所以——

沙爾奈斯 所以你以為這是結婚的時候啦？對嗎？

凱雅 萊格那和伯伯說我應該那樣。所以我想是不能再拒絕了。

沙爾奈斯（更溫柔地）凱雅，你是不是真也關心萊格那嗎？

凱雅 有一陣子我很關心萊格那——在我沒到你這兒來以前。

沙爾奈斯 可是現在你不啦？一點兒也不了嗎？

凱雅（情不自禁地緊握着雙手，向他伸出手）哦，你明明知道現在我所關心的祇有一個人！一個

人，祇有一個人，全世界祇有那一個人！我永遠不會再關心旁的人啦。

沙爾奈斯 不錯，你話是那末說。可是你要離開我——丟了我一個人在這兒做所有的事情。

凱雅 不過我難道不能還跟你在一塊兒，就說假如萊格那——

沙爾奈斯 （撇開那念頭）不，這是絕對不可能的！要是萊格那離開我自己做起事來，那末他自然自個兒需要你啦。

凱雅 （緊握着她的雙手）哦，我覺得彷彿我不能夠離開你似的！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沙爾奈斯 那末你得一定要丟掉萊格那腦海裏的那些愚蠢的念頭。隨你的喜歡跟他結婚——

（改變他的聲調）——我是說——別使他扔下他在我這兒的好位置。因為我的好凱雅，那我也就能把你留住了。

凱雅 哦，不錯，要是能夠成功的話，那是多可愛的事呵！

沙爾奈斯 （雙手擁抱着她的頭，低聲地說）因為，你明白，我沒有你是不能成的。我一天也少不了你。

凱雅 （十分欣喜地）喔！

沙爾奈斯 （吻着她的頭髮）凱雅——凱雅！

凱雅 （倒在他懷裏）哦，你待我多好啊！你待我真是太好啦！

沙爾奈斯 （急切地）起來！趕快！起來！有人來啦！（他幫助她站起。她躊躇不安地走到書桌旁。）

沙爾奈斯夫人自右門上。她看上去是瘦小的，而充滿着憂鬱的樣子，但還可以顯出以往的美麗。淡赭色的髮髮。她全身都穿着黑衣服，頗風雅的樣子。說話有些慢吞吞地，還帶着悲切的聲